

# 当我们在阅读卡佛时



□育邦

有些作者通过一两部经典作品来奠定他作为作家的地位,而有些作者必须通过他大部分的作品来构建他的文学版图。比如卡佛,我们就需要面对他绝大部分的短篇小说作品。

《你在圣·弗兰西斯科做什么》《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《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》《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》……多么有趣啊!这些都是卡佛小说的标题,它们简洁却又暧昧,是一些大白话和貌不惊人的词语。阅读卡佛,不会增加你的负担,因为你极有可能在五分钟内就看完他的一篇小说。名为《大众力学》的小说只有五六百字。在临睡前,在如厕时,在开会间隙,你都能轻松地看完他的一篇小说,我把它看作这是对我们匆忙生活的美好补偿。

《泰晤士报》称他为“美国的契诃夫”,他的短篇小说写作引起了众多后来者的崇拜和模仿,当然也收获无数的读者。

1938年5月25日,雷蒙德·卡佛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工人家庭,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。高中毕业后,即养家糊口,艰难谋生,业余学习写作。他不是一位圣人,他吸烟成瘾、依赖大麻、酗酒成性。他有点神经质,而且缺乏自制力,但他依旧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充满孩子气的男人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把自己的多产归功于戒酒:“我戒了酒,比我生命中的任何事情,我更为此感到自豪。”

从他的写作职业生涯开始,雷蒙德·卡佛也许心藏雄心壮志,像那些前辈一样想要写一两个伟大的大作品。可他发现他只是一个平常人,甚至极为平凡,他没有太大的野心,也许同样没有太大的运气。他开诚布公地说:“我的注意力难以持久,不再有耐心写长篇。我知道,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。进去,出来,不拖延,下一个。”我想这解释了这位小说家为什么一辈子总是写短篇小说了吧!但这远远不够,也许主要的原因是卡佛一生打了一个又一个临时工,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。总是寄居他人篱下的卡佛“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”(见卡佛随笔《火》)。在四十岁之前,他居无定所,如叶随风飘零,在生活的巨浪中坚持着自己的梦想,描述这些艰辛的生活,建造了美国一个时代的小人物镜像。这样的写作真实得让人窒息,有评论家恶狠狠地说这是“肮脏现实主义”。有很多人评论卡佛描写的是“中产阶级”的生活,包括一些小资们在文章中也经常这样提及。

要洞悉卡佛写作的秘密,首先要找到那几张贴在他工作台旁的卡片。第一张卡片是:“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。”这是诗人庞德的一个格言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难极了。

卡佛如此重视老庞德的这句格言,一方面知晓这是写作过程最为复杂最难处理的问题,另一方面也展示他崇尚诚实的写作观。在长久的写作中,卡佛克制地在他的狭小天地里耕作,并成就了卡佛品牌。今天我们说,卡佛是一个世界级品牌,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有人把它贴上一个“极简主义小说”的商标。在准确陈述的基础上,卡佛取缔一切无关紧要的装饰性修饰。我们随意翻开卡佛的书来读,几乎在一整篇中找不到几个形容词。卡佛本能地拒绝在小说中给予解释和阐述,他相信他的文字信息足以让读者明白读者该明白的事实。卡佛写的是大白话,但这些大白话精确、真实、细微。

从形式到内容,卡佛坚守的是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视角。有人在杂志上抨击他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美国,展示的尽是事物的阴暗面,说他写的人物不是真正的美国人,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,没有那么多的阴暗面。而卡佛则讥讽他们“很搞笑”,是啊,对于他而言“美国梦”是多么浅薄多么杳渺啊!他一辈子干着蓝领工作,他了解自己也就是了解美国人,他说“自己归根到底,不过是美国的普通百姓。真正作为美国的平民,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。”

卡佛的小说,颇像印象派画家那样去描绘事物,蕴涵却相当丰富,耐人寻味,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内在深入性。在卡佛手中,平凡的事物被注入了新的生机,赋予意蕴,大大地扩张了文本的张力。

对于这个问题,村上春树这样评价卡佛的写作:“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,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‘故事’的形式,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,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。”

第二张卡片应该是:“……突然,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。”这是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小说里的一句话。卡佛发现这句话充满奇妙和可能性。“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。另外,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。”这时候,我们知道小说需要些什么元素了,也许不清楚过去的是什么?为什么到现在(小说的推进)才使暧昧的事物变得清晰呢?这就是小说的奇妙之处,这也使得作为艺术样式的小小说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。这突然的清晰带给作者写作的冲动,同时使阅读者充满期待。甚至悲伤也会清晰

起来,在卡佛的小说《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》结尾处,卡佛出其不意地评论(他很少这样干)起来:“……自从哑巴在那个深暗的水塘里自杀后,除了坏时光,再也别别的什么了。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?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?”友谊、厄运、坏时光……一切都清晰起来了。

第三张卡片就是:“别耍花招”。卡佛以为:在写作中,你只要做一个诚实的人,什么花招也别使。“我痛恨花招,在小说中,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,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,我都不想再往下看。小伎俩使人厌烦。”是的,作家没有必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,但首要的是一个诚实的人,面对生活面对世界保持诚实的人。

在小说《邻居》中,比尔翻出“一条女内裤和一个胸罩。他穿上内裤,系紧胸罩,又在壁橱里找外面穿的”。有人考问卡佛为什么要让男人去穿女人的内衣,卡佛坦然地回答说他觉得有人真会这样做。诚实写作,也许叫人感到不自在,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,这就是卡佛的小说。

在不断深入的写作中,智力退居到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上。那些花招算什么?什么都不是。卡佛深深地理解问题的关键,他坚定不移地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“真正达到事物本身”。

第四张卡片应该是:“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。”这是苏联短篇小说大师巴别尔小说中的一句话。这阐明了小说写作精益求精和不断修改的必要。卡佛作品日语译者村上春树对卡佛的这种专业精神深为钦佩,“就算是已经出版了作品,一旦有不满意,还会修订再版。作为译者,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,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,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”。

最后一张也许是“每天写一点。不为所喜,不为所忧”。写作是类似于马拉松一样的运动,路很长,你不必指望在一两年内完成,它的期限是固定的,那就是写作者的一生。所以,有志于成为作家的人首先要明白你必须热爱写作才去选择写作,否则对你来说将是一件多么漫长的折磨啊。至于说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,对于卡佛对于我们也许起到的是相同的功效。“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匮乏,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。”卡佛如是说,“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,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。”至于文学是否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卡佛未置可否,当然我们一样也不知道。

在这个国家里,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,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,不会有人注意。

雷蒙德·卡佛



雷蒙德·卡佛  
1938—1988

“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”和小说界“简约主义”的大师,是“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”。《伦敦时报》在他去世后称他为“美国的契诃夫”。美国文坛上罕见的“艰难时世”的观察者和表达者,并被誉为“新小说”创始者。

## 作家评介



村上春树

卡佛的作品中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地方,是小说的视点绝不离开“大地”的层面,绝不居高临下地俯瞰。



苏童

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·卡佛。它吸引我,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,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,一个新的切入点。



李敬泽

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,让我们看到了生活、看到了人,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。



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

卡佛的成名作和公认的经典之作。收入卡佛17个名篇:《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》《凉亭》《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》《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》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等。卡佛用极简的遣词、冷静疏离的叙事,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。